

中 國 新 文 學 大 學 系

趙 家 璞 主 編

第 二 集

一九三五，八，三十付排
一九三五，十，十五初版

導言 版權 所有者 不准 翻印

No. 352

元十二洋大售部大十書全

良友總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北平

南京

廣州

漢口

重慶

廈門

梧州

紐約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文 學 論 爭 爭 集

鄭 振 鐸 編 選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印 行

目 次

導 言

上 卷

第一編 初期的嚮應與爭辯

寄陳獨秀

錢玄同 ······ *四八

與陳獨秀書

曾毅 ······ 三

與胡適書

李濂鑑 ······ 八

我之改良文學觀

方孝嶽 ······ 九

我之文學改良觀

劉半農 ······ *六三

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胡適 ······ *五七

與陳獨秀書

失名 ······ *一三

與陳獨秀書

張謹蘭 ······ *一四

讀胡適先生文學改良芻議	余元濬	一六
寄陳獨秀	胡適	三一
寄陳獨秀書	胡適	五三
與新青年記者書	沈藻墀	一八
論應用文之亟宜改良	錢玄同	九〇
寄胡適之	錢玄同	七八
文學革新申議	傅斯年	一一一
文言合一草議	傅斯年	一二一
文學革命之反響	王敬軒	二三
覆王敬軒書	劉半農	二七
論文學改革的進行程序	盛兆熊	三九
討論學理之自由權	崇拜王敬軒者	四四
讀新青年	汪懋祖	四五
駁王敬軒君信之反動	戴主一	四七
新文學問題之討論	朱經農·胡適	四八
新文學問題之討論	任鴻雋·胡適·錢玄同	五四
革新文學及改良文字	朱我農	六一

第三編 學衡派的反攻

論句讀符號	幕樓	六六
答黃覺僧君折衷的文學革新論	胡適	六八
文學改良與孔教	張壽朋	七二
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	林紓	七八
本誌罪案之答辯書	陳獨秀	八一
古迷	彭嘯殊	八三
非「折中派的文學」	朱希祖	八六
白話文的價值	朱希祖	八九
書札六十四	嚴復	九六
國文之將來	蔡元培	九七
新舊文學一個大戰場	沈玄廬	九九
中國文學改良論（上）	胡先驥	一〇三
駁胡先驥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	羅家倫	一〇七
評提倡新文化者	梅光迪	一二七
新與舊	西諦	一三二
四面八方的反對白話聲	玄珠	一三五
讀書	郢生	一三六

第四編 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的活動

次目

新文學的要求	周作人	一四一
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	沈雁冰	一四五
文學與人生	沈雁冰	一四九
什麼是文學	沈雁冰	一五三
新文學觀的建設	鄭振鐸	一五九
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	鄭振鐸	一六一
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	沈雁冰	一六四
雜感	沈雁冰	一六六
國故大家應負的責任	李茂生	一六八
雜感	沈雁冰	一七一
答雁冰先生	趙景深	一七二
新文學之使命	成仿吾	一七五
寫實主義與庸俗主義	成仿吾	一八一
我們的新文學運動	郭沫若	一八五
藝術之社會的意義	成仿吾	一八八

第五編 甲寅派的反動

評新文化運動	章士釗	一九五
文體說	瞿宣穎	二〇二
老章又反叛了！	胡適	二〇三
友喪	吳稚暉	二〇七
打倒國語運動的攔路「虎」	健攻	二〇九
雅潔和惡濫	滌洲	二一一
駁瞿宣穎君「文體說」	荻舟	二一四
答適之	章士釗	二一八
評新文學運動	章士釗	二二一
「新文化運動的批評」	高一涵	二二五
守舊與「玩」舊	徐志摩	二二七
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	吳稚暉	二三四
讀章氏「評新文學運動」	成仿吾	二四四
文言文的優勝	唐鋐	二五〇
告恐怖白話文的人們	唐鋐	二五四

下卷

第六編 白話詩運動及其反響

嘗試集序	錢玄同	*一〇五
談新詩	胡適	*二九一
白話詩的三大條件	俞平伯	二六三
隨感錄	錢玄同	二六五
評嘗試集	胡先驥	二六七
論散文詩	西諦	二九六
讀了『論散文詩』以後	王平陵	三〇三
論散文詩	滕固	三〇五
駁反對白話詩者	郎損	三一
中國今後的韻文	傅東華	三一三
詩之防禦戰	成仿吾	三一八
詩刊弁言	徐志摩	三三一
詩刊放假	徐志摩	三三四

第七編 舊小說的喪鐘

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

劉半農 三四一

論短篇小說

胡適 二七二

今日中國之小說界

志希 三四九

中國之下等小說界

劉復 三五八

「黑幕」書

宋雲彬 三七六

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

沈雁冰 三七八

譴責小說

鄭振鐸 三九五

創作的要素

葉紹鈞 三九二

社會背景與創作

郎損 三九七

第八編 中國劇的總結賬

隨感錄

陳獨秀 四〇三

日本人之文學興趣

T.F.C. 生 四〇三

新文學及中國舊戲

張厚載 四〇四

隨感錄

錢玄同 四一〇

今之所謂『評劇家』

劉半農 四一一

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

胡適 三七六

戲劇改良各面觀

傅斯年 三六〇

予之戲劇改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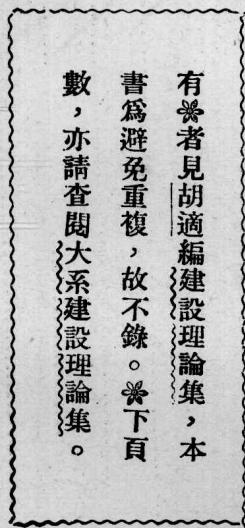
歐陽子倩 三八七

我的中國舊戲觀	張厚載	四一三
論中國舊戲之應廢	周作人	四一八
光明運動的開始	鄭振鐸	四二一

附 錄

妖夢	林琴南	四三一
一羣鵝	張資平	四三三

有※者見胡適編建設理論集，本書爲避免重複，故不錄。※下頁數，亦請查閱大系建設理論集。



導言

鄭振鐸

編就了這部『偉大的十年間』的文學論爭集之後，不自禁的百感交集：劉半農先生序他的初期白話詩稿云：

『這十五年中，國內文藝界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動和相當的進步，就把我們當初努力於文藝革新的人，一擠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這是我們應當於慚愧之餘感覺到十二分的喜悅與安慰的。』

這是半農先生極坦白的自覺的告白。但一般被『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的人物，在那幾年，當他們努力於文藝革新的時候，他們却顯出那樣的活躍與勇敢，使我們於今日讀了，還『感覺到十二分的喜悅與安慰』的！這不僅僅是因為憧憬于他們的時代，迷戀於歷史上的偉大的事業的成就，當然，那些『五四』人物的活動，確可使我們心折的。在那樣的黑暗的環境裏，由寂寞的呼號，到猛烈的迫害的到來，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興奮與苦鬥之中生活着。他們的言論和主張，是一步步的隨了反對者們的突起而更為進步，更為堅定；他們紮硬寨，打死戰，一點也不肯表示退讓。他們是不妥協的！

這樣的先驅者們的勇敢與堅定，正象徵了一個時代的『前夜』的光景。

當陳獨秀主持的青年雜誌於一九一五年左右，在上海出版時，——那時我已是一個讀者——只是無殊於一

般雜誌用文言寫作的提倡『德智體』三育的青年讀物。

後來改成了新青年，也還是文言文爲主體的，雖然在思想和主張上有了一個激烈的變異。胡適的『改良文學芻議』，在一九一七年發表。這誠是一個『發難』的信號。可是也祇是一種『改良主義』的主張而已。他所謂文學改良，祇『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倣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他所主張的祇是淺近平易的文字，祇是『不避俗字俗語』的文字。但他『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爲文學正宗』，且以爲『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爲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爲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不過他還持着商榷的態度，還不敢斷然的主張着非寫作白話文不可。

陳獨秀繼之而作文學革命論，主張便鮮明確定得多了。他以『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爲『十八妖魔輩』，而斷然的加以排斥。『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他高張着『文學革命軍』大旗，『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影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

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他答胡適的信道：『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爲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

他是這樣的具着烈火般的熊熊的熱誠，在做着打先鋒的事業。他是不動搖，不退縮，也不容別人的動搖與退縮的！

革命事業乃在這樣的澈頭澈尾的不妥協的態度裏告了成功。

他們的影響漸漸的大了。陳獨秀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爲文科學長。胡適剛由美國回來，也在北大教書。同事的教授們還有錢玄同，沈尹默，劉復，李大釗，周作人，魯迅等和他們互相呼應，互相討論。北大的學生傅斯年等也起而和之。

他們的主張因了互相討論的結果，更是確定鮮明了，且也進步了不少。錢玄同說：『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爲美文，此爲文章之進化。實今後言文一致之起點。此等白話文章，其價值遠在所謂「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詩」之上。此蒙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與陳獨秀書）劉半儂的『我之文學改良觀』，也是一篇有力的文章。錢玄同不大贊成舊小說，尤惡舊劇，劉半儂也以爲『余贊成小說爲文學之大主腦，而不認今日流行之紅男綠女之小說爲文學。』這都是一種具有很大的進步的言論。他們已經不單注重到形式的，且也注重到內容的問題了。

一九一八年出版的第四卷第一號的新青年，便實行他們自己的主張，完全用白話做文章。在這一卷裏，胡適有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

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這一篇可算是他們討論了兩年的一篇總結論，也可以說是一篇文學革命的最堂皇的宣言。

二

當他們在初期的二三年間討論着文學革命的問題的時候，同情者們固然是一天天的增多了，反對的人却也不少。不過都不是很有力量的。當時有一班類乎附和的人們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不少的言論，卻往往是趨於凡庸的折衷論。曾毅說道：『昔之人欲售其主張，恆藉其選本以樹之鵠，非如現在坊間選本之無甚深義也。僕以爲足下旣張革命之軍，突使一般青年觀之，茫然莫得其標準之所在。則莫妙於取古今忙人之詩文，與吾宗旨稍近者，詩如李陵陶潛及古詩二十九首之類，文如黃太冲原君王守仁祭瘞旅文之類，選爲課本，使人知有宗向。由是以趨於改進，似更易爲功也。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方宗嶽的見解，尤爲可笑：

『由是觀之。鄙意對於胡先生之說。既不敢取絕對的服從，則有折衷之論在乎。曰有。即分授之說是也。對於小學生。則授以普通之應用文字。文理與白話二者可精酌而並取。中等以上之學者。則取純一文理，而示以深邃精奧之所在。如此則庶幾無人不識應用之文字。而所謂邃奧文理者，亦自有二般專門之學者探討。而使古來本有之經理藝術不因是而火其傳也。胡先生其首肯乎。』

余元濬說道：

『吾人旣認白話文學爲將來中國文學之正宗。則言改良之術。不可不依此趨向而行。然使今日卽以白話爲各種文字。以予觀之。恐矯枉過正。反貽人之唾棄。急進反緩。不如姑緩其行。歷代文字。雖以互相摹倣爲能。然比較觀之。其由簡入繁。由深入淺。由隱入顯之跡。亦頗可尋。秦漢文學。異於二代文學。